

寰宇新記 (一)

—— 中華國劇團北歐紀行

鄭貞銘



中華國劇團舉行酒會招待外賓。領隊鄭貞銘教授（右起第三人戴眼鏡者）與外賓握手歡談。

寫在前面

去年（六十五年）九月，奉命偕同中華國劇團四十四位團員遍遊半個世界，足跡從北歐至中歐然後中美洲、南美洲，而後轉至美國再返抵台北，全程約三個多月。

在這段時間裏，每一個日子都充滿挑戰；每一段經歷都令人難忘，我說這是一段多采多姿的行程，也是一段艱苦奮鬥的歷程。中華國劇團足跡所至之處，無不轟動，為國民外交確盡莫大功能，我不得不欽敬教育部蔣彥士部長之眼光與魄力，感謝全體演職員之精誠團結，通力合作；旅外華僑與國際友人之處處協助，隨時支援。

回到台北，恍如隔世之感，休息多日，仍未能恢復。我知道，在這段日子裏，所付出的精神負荷與體力超支都非以往所曾經歷。

承「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教授好意，要我為中華國劇團海外之行撰文，我只能就行程日記，稍事整理，擬分「中華國劇團北歐紀行」「奧國紀行」與「中南美紀行」三篇，連續刊載。雖嫌雜亂無章，但或可為全程之每一樁事物存真也。

貞銘

六六年二月於正維軒

九月十四日 星期二 飛行途中

中華國劇團在經過為期一個月的集訓後，今天終於成行，我們將飛往歐洲地區演出一個多月；這是一個艱難的工作，也是一個光榮的任務。

由於這是我國十八年來第一次前往歐洲地區演出的國劇團體，受重視是可以預期的；但由於歐洲地區大都與我沒有正式邦交，左派之滋擾與破壞也是可以想像。全體四十五位團員都抱定奮鬥的決心踏上征程。

教育部長蔣彥士以及各界關心國劇藝術的人士如張光濤、謝又華、李鍾桂、王華林、王之珍、桂宗堯、謝君韜、劉承叔等數十人前來機場送行。蔣部長指示我：除照拂全體團員順利完成演



中華國劇團團員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一人為鄭貞銘教授、第四人為嚴蘭靜小姐、第五人為陳雅鴻教授、第三排右起第七人為連戰主任，第二排右起第四人為徐露小姐。

出任務外，並讓團員多欣賞西方歌劇表演，以資觀摩，並提高我國演藝人員的素質。此外，並就便多搜集一些西方歌劇院、藝術館之建築藍圖，作為今後我國設計類似建築之參考。

蔣部長的指示至關切要，也顯見其眼光與魄力。

這是一段相當漫長的飛行旅程，我們從台北出發，途經香港，以及泰國的曼谷、印度的新德里、阿拉伯的杜貝、希臘的雅典、荷蘭的阿姆斯特丹、丹麥的哥本哈根，然後才抵達芬蘭首都赫爾辛基——這是我們北歐行程的第一站。

旅程中最令我們難忘的，是在曼谷機場過境停留的五個多小時中，適遇自越南逃出的五百五十三名難民，他們原都在越南經商、教書或作其他的工作，但自越南淪陷後，越共的血腥統治，迫害的手段殘忍，使他們寧願犧牲全部財產而冒九死一生投奔自由；一位吳姓的中年商人告訴我：如今一切成空，剩下一條命已是萬幸。

談起一年半淪陷後的生活，他們用「慘」字形容。總之，有錢有罪。有錢人一批批送去勞動改造與思想改造，令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能。
自由誠可貴。享受自由的人能不珍惜？

九月十五日 星期三 赫爾辛基

由於時差的關係，我們雖然飛行了三、四十小時，可是當我們抵達赫爾辛基的時候，仍是當地的時間十五日下午二點半鐘。

機場迎接我們的，是經紀人德籍的史諾第，此外別無親人。迢迢萬里，全是陌生的人與地，在此「舉目無親」的狀況下，全團同仁心情之緊張可以想見。

史諾第告訴我們：駐在此間的匪偽使館，為了阻止我們的演出，這幾個月不斷地向芬蘭政府提抗議、施壓力；即是在我們抵達的當天上午，匪偽使館幹部仍繼續向芬蘭外交部無理取鬧，企圖作最後的掙扎，阻撓我團入境。

為了這支藝術隊伍的入境簽證，芬蘭國會曾經進行激烈辯論，最後經過票決，正義終於戰勝邪惡，決定讓這支藝術隊伍入境。

我們住在湯尼(Torni)旅社，這是古老式的歐洲建築。我在同仁喝咖啡之時，強調兩點：第一、我們是一支藝術隊伍，帶着中華傳統文化與中華民國人民的友誼來到北歐，不管匪共如何施壓力，我們決心圓滿完成演出任務。

第二、為了全體團員的安全，大家必需互相照顧，並提高警覺，遵從團體行動規定。

九月十六日 星期四 赫爾辛基

今天芬京的報紙顯著刊出中華國劇團抵達的新聞與照片，有的報刊是以第一版的顯著地位刊出。旅館的經理告訴我：芬蘭的報紙幾乎多年都

看不到中華民國的消息，你們的到來喚醒了北歐人民對你們的注意與瞭解，你們是一支了不起的

國民外交隊伍。

赫爾辛基是一個國際聞名的都市，乾淨而和



徐中菲（右）翁中片飾演白蛇傳一幕。

平。一九五二年，世界奧林匹克運動會大會在這裏舉行。全市充滿歐洲傳統都市的建築，無數小湖泊點綴着，更增加它的明媚生動，市中心的範圍不大，但市郊有多處的松林和不計其數的小湖泊，十分美麗。

同仁在稍事休息後，分組遊覽市區，大家對這個號稱「千湖之國」的國家，十分有興趣，這裏的人民樸實、誠懇而有禮，崇尚和平、民主與自由；百貨商店應有盡有，街頭也可以發現來自我國裕隆廠的汽車。

負行政責任的同仁則不斷與經紀人研商各種有關演出事宜。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五 赫爾辛基

連日的飛行與勞累，深夜常至十二點過後才能安寢，所以早晨大多休息。

午飯過後，部分同仁到演出劇院觀察現場，看到部分戲箱被匪共人員動了手脚；戲箱外被塗寫標語，戲箱內被貫了水，服裝組同仁立即整理，設法晒乾、燙乾。大家對匪共的卑鄙手段都極端憤慨。

一位曾經在屏東地區傳教近廿年的傳教士畢滿德先生，在報上看到中華國劇團來訪的消息，極為高興；特地從一百公里外開車到赫爾辛基找我們，並準備一輛專車讓我們飽覽赫城風光。然後並在一所教堂準備茶點招待同仁。

這時教堂正在作禮拜，我除代表全團贈以團徽表示感謝外，並由團員獻唱「滿江紅」與「茉莉花」以表謝意。

這是我們出國後第一次受到的人情溫暖，心中的感觸頗深，而中華國劇團的歌聲，在這遼遠的北歐，確也贏得無數真摯的友誼。

九月十八日 星期六 赫爾辛基

今天開始展開在芬蘭首都的三場演出。演出地點是在一家典型的歐洲歌劇院——瑞典歌劇院，這家劇院位於市中心區，座位約八百個。

上午九時過後，我們就出發到劇院整理行裝，檢查燈光與佈景，然後進行排練。

演出的劇碼是「貂蟬」與「金山寺」；這兩齣戲在國內集訓時就一再經過研商，並穿插一些能讓外國人欣賞的武功與舞蹈，盡量將中國國劇的特色以及象徵性的車船轎馬在戲台上演出。

晚上七點半準時開演，觀眾在六點以後就陸續進場；在歐洲，欣賞戲劇是一樁極隆重的事，大家都盛裝出席；從服飾與舉止上看，可知觀賞者

多是社會中上層人士。他們的欣賞能力很高，透過英文的說明，都能够領會劇中的意義，也更欣賞中華文化的精湛奧妙。

會場也出售特刊，彩色印刷，很精美，幾乎人手一冊。劇中主角如徐露，嚴蘭靜，李陸齡，趙復芬，徐中菲，翁中芹以及曹復永，葉復潤，高德松都成了觀眾評論的對象，大家對他們都充滿着好奇的喜愛。

演出後，觀眾掌聲如雷，「安可」之聲不絕於耳；全體演員雖然疲累，忙碌到近凌晨一、

二點才能睡眠，但大家內心充滿興奮與愉快。

九月十九日 星期日 赫爾辛基

今天是星期例假，我們有兩場演出。一場是在下午四時，一場在晚上七點卅分。

同仁在演出之前，祇能吃點三明治，工作是够辛苦的。我則在前台照應，一方面觀察觀眾反應，一方面看同仁演出，注意一些須改善的細節，作為改進的參考。

傳教士畢滿德也帶了一些朋友來觀賞，並送一大籃水果給同仁，盛情令人感動。畢滿德告訴我：去年匪共也派過一個團體來演出，充滿政治教條，所以引起反感。

明天即將離境，我們對這個最先受蘇俄武力征服而向蘇俄極力爭取自由的國家，內心表示相當的敬意。一位芬蘭記者告訴我：「我們本着自立的精神和懸揣的心思，一步步把國家推進至繁榮境地。」今天，芬蘭的經濟空前發展，它那將近四百七十萬國民所享受的自由生活，更遠勝於蘇俄勢力範圍內任何其他國家的人民，這一點使我們獲致深刻的印象。

九月廿一日 星期一 奧斯陸

清晨乘荷蘭航空公司班機飛離芬蘭，邁向我們訪歐行程的第二站——挪威首都奧斯陸。

挪威是一個狹長的國家，有一萬七千哩長的凹凸不平的海岸線，佈滿達十五萬個島嶼和深入的峽灣，國內

多為高原和高達八千呎的山峯。

挪威全國面積共卅二萬三千多平方公里，但國境的三分之一位於北極圈以北。首都奧斯陸位於奧斯陸峽灣的末端，周圍是樹木茂盛的高地和湖泊。

我們於當地時間上午十一時抵達，中午被安排在眾民大酒家午餐，店主是來自香港的上海人，這是同仁出國後第一次吃中國飯，人人叫過癮。

午餐之時，有一位卅七歲的青年于懷仁來找我們。他來自台灣，現在挪威經商。于懷仁見到團員，雖是初相逢，但一見如故，在異地相逢，倍感親切。

午餐後，全體同仁經過兩個小時行程，到達聖他費爾城演出，這是一個現代化的綜合藝術館，雖然祇有七、八百個座位，但氣派不凡。演出在準八點開始，全場觀眾聚精會神，給了我們最熱烈的掌聲。當我們演完戲整理行裝，再返抵奧斯陸旅社時，已是次日凌晨一時。混身乏力。左派與匪共雖也曾企圖破壞今天在聖他費爾城的演出。但劇院經理說，我的劇院祇要求有高的藝術水準，而不管政治因素，匪被駁得面容無光。

九月廿二日 星期二 奧斯陸

上午要求同仁多睡眠，以養足精神演出。中午過後，服裝組同仁由副領隊步天鵬兄率領先往演出的奧斯陸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作準備，我則於四點率演出同仁搭專車前往劇場。

誰知當我們抵達時，發現劇場周圍竟被七、八十個左派份子所團團圍着，他們包圍在劇場入



徐露小姐反串小生楊宗保。

翁中片的戲裝。



口處，散發傳單，叫囂謾罵，甚至將劇場入口處反鎖，並團圍住服裝箱，不僅阻撓我團人員的進入與演出，並叫囂迫使我團離挪威，態度囂張之極。我見此情況，除向同仁說明狀況外，並要求同仁鎮定，我們決心奮鬥到底，決不輕易放棄演出，更不輕言離去，我們決心使中華兒女的正義精神，在世界的每一個地區，都能抬起頭，挺起胸來。演出經紀人也不斷地與為首的左派份子談判，但左派態度惡劣，交涉不得要領。

挪威的大眾傳播界，對於我團的到來與演出，本已矚目，經左派份子之騷擾與破壞，更為重視。電視記者紛紛拍鏡頭，報紙記者也到現場採訪，並拍攝照片。我告訴挪威記者：這是一個藝術團體，旨在表演藝術與表達友誼，我們決不向暴力與邪惡屈服。

匪僞在挪威的大使館大約二、三十人，本團同仁有人發現匪共份子乘坐一部賓士轎車經過現場，在緩緩駕駛中看了一下現場，然後離去。

一位挪威朋友告訴我：這種無恥行徑，顯然是匪共人員的卑劣手段，他們利用金錢在幕後收買無知之徒，為虎作倀。而這些被利用的青年，也多是當地的無賴，他們是奧斯陸治安之癌。

如此雙方僵持了四、五個小時，眼看化妝的時間也已經來不及，同時也由於今天我們到達奧斯陸的首日，情況不明，為顧慮全體同仁的安全，並防止左派份子對我演出的服裝與道具之破壞，而影響往後的行程，所以與演出經紀人不斷研商的結果，決定宣佈暫停演出一場，以待明天的繼續奮鬥。曾經出國演出多次的葉復潤與曹復永告訴我：過去雖然出國多次，但從未遇像今日的緊張情況。若干女團員更是厭惡左派份子的卑劣伎倆！

熱心的于懷仁不僅帶水菓慰勞大家，這兩天更放下自己的工作，隨時協助本團，他的父親與畢業於

文化學院舞專的妹妹，也成了大家的好朋友。于懷仁說，絕大多數的挪威人是友善而愛好自由的，雖然今天有這一小撮左派份子受匪的指使而破壞，示威與阻撓，但終將引起正義人士的唾棄，這是可以斷言的。

為了明天的演出奮鬥，工作人員與經紀人又不斷地研究、磋商。這些日子，不到凌晨一點，是無法就寢的。

中外人物專輯 (一)

汪公紀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二)

雷嘯岑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三)

王培堯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四)

賴景湖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五)

李先聞等著·定價叁拾元

中外人物專輯 (六)

胡耐安等著·定價叁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